

杨 绛 著

杂忆与杂写

喝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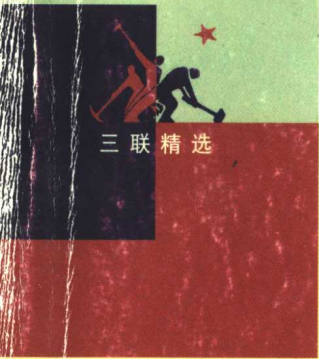
林奶奶

记杨必

读书苦乐

兰姆谈莎士比亚悲剧

客气的日本人



三联精选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杂忆与杂写/杨绛著. - 2版.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11

(三联精选)

ISBN 7-108-01360-6

I. 杂… II. 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4908 号

杂忆与杂写



责任编辑 郑 勇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经纬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150 千字

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册

ISBN 7-108-01360-6/1·251 定价 12.00 元

三联精选 缘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以来，本着生活书店创始人邹韬奋先生“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为几代读书人提供了大量优秀图书，也由此逐渐形成了三联图书的风格与特色。

多年以来，由于主要致力于推介新作，许多曾经在读书人中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书，无暇顾及重印，读者呼唤重印之声不绝。其中尤以一些出自大家之手的小书，既是厚积薄发之作，落笔为文而又平易畅达，堪称书林经典，备受读者眷顾。精品的价值在于传世久远；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的必备品，或枕边的常读书。值三联书店成立 50 周年之际，我们从半个世纪以来三联版图书中，整理甄选出一批兼具人文精神与思想智慧的精品；同时也遴选一些非三联旧版，但品格相近的图书加入其中，辑为“三联精选”文库。文库秉承译域外菁华与开掘本土资源并重的传统，兼收著述与译作。收录作品力求篇幅短小，而且文字平易，借以体现我们一向注重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的理念。为方便读者度藏，统一开本版式，重加录排校订。同时，基于面向普通读者的考虑，力求价格低廉。今后我们将秉此标准与宗旨，陆续精选，以副广大读者厚望。谨布区区之诚，希望得到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 8 月

自序

我近来常想起 19 世纪英国诗人蓝德
(W.S.Landor)的几行诗: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因此我把抽屉里的稿子整理一下,汇成一集。

第一部分是怀人忆旧之作。怀念的人,从极亲到极疏;追忆的事,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我怀念的人还很多,追忆的事也不少,所记零碎不全。除了特约的三篇,都是兴来便写,不循先后。长长短短,共二十篇,依写作年月为序。其中六篇曾在报刊发表。

第二部分从遗弃的旧稿里拾取。有些旧稿已遗忘多年,近被人发掘出三数篇,我就自动拣出几篇,修修

改改,聊以凑数。篇目依内容性质排列。

“楔子”原是小说的引端,既无下文,便成弃物。我把“楔子”系在末尾,表示此心不死,留着些有余不尽吧。

马文蔚同志为我细看全稿,提出中肯的意见。栾贵明同志不厌其烦地帮我整理。我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杨 绛

1991年5月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部分 忆旧

老王(1984年3月)	3
林奶奶(1984年4月)	7
纪念温德先生(1987年1月)	16
第一次观礼(1988年3或4月)	21
大王庙(1988年8月)	26
客气的日本人(1988年8月)	31
“遇仙”记(1988年8月)	40
忆高崇熙先生——旧事拾零(1988年9月1日) ..	46
“吾先生”——旧事拾零(1988年9月2日) ..	49
闯祸的边缘——旧事拾零(1988年9月3日) ..	52
花花儿(1988年9月)	55
控诉大会(1988年9月)	62
黑皮阿二(1988年12月)	68
赵佩荣与强英雄(1990年6月)	70

阿福和阿灵(1990年6月)	74
记杨必(1990年6月)	79
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 行赴京(1991年1月)	94
顺姐的“自由恋爱”(1991年1月)	99
小吹牛(1991年3月)	117
第一次下乡(1991年4月)	121

第二部分 拾遗

阴(1936年)	151
流浪儿(40年代)	153
风(40年代)	155
喝茶(40年代)	158
听话的艺术(40年代)	161
窗帘(40年代)	166
ROMANESQUE(1946年)	168
《傅译传记五种》代序(1980年11月)	197
读《柯灵选集》(1984年7月)	208
兰姆谈莎士比亚悲剧(1989年3月20日)	211
读书苦乐(1989年)	215
《堂吉诃德》译余琐掇	218
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	224
小阳春	242
《软红尘里》楔子	267

第一部分

忆

旧

老 王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登,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登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他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

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登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登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

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林 奶 奶

林奶奶小我三岁，今年七十。十七年前，“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到我家打门，问我用不用人。我说：“不请人了，家务事自己都能干。”她叹气说：“您自己都能，可我们吃什么饭呀？”她介绍自己是“给家家儿洗衣服的”。我就请她每星期来洗一次衣服。据我后来知道，她的“家家儿”包括很多人家。当时大家对保姆有戒心。有人只为保姆的一张大字报就给揪出来扫街的。林奶奶大咧咧地不理红卫兵的茬儿。她不肯胡说东家的坏话，大嚷“那哪儿成！我不能瞎说呀！”许多人不敢找保姆，就请林奶奶去做零工。

我问林奶奶：“干吗帮那么多人家？集中两三家，活儿不轻省些吗？”她说做零工“活泛些”。这就是说：自由些，或主动些；干活儿瞧她高兴，不合意可以不干。比如说吧，某太太特难伺候，林奶奶白卖力气不讨好，反招了一顿没趣，气得她当场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这倒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的孩子的屁股，

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不过林奶奶却是认真责怪自己。据说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干活儿的时候，把钟拨慢“十好几分钟”（林奶奶是论時計工资的），和这种太太打什么交道呢！林奶奶和另一位太太也闹过别扭。她在那家院子里洗衣服。雨后满院积水。那家的孩子故意把污水往林奶奶身上溅。孩子的妈正在院子里站着，林奶奶跑去告状，那位太太不耐烦，一扭脖子说：“活该！”气得林奶奶蹲下身掬起污水就往那位太太身上泼，我听了忍不住笑说：“活该了！”不过林奶奶既然干了那一行，委屈是家常便饭，她一般是吃在肚里就罢了，并不随便告诉人。她有原则，不搬嘴弄舌。

她倒是不怕没主顾，因为她干活儿认真，衣服洗得干净；如果经手买什么东西，分文也不肯沾人家的便宜。也许她称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过这种辞儿一般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人家只说她“人靠得住，脾气可倔”。

她为了自卫，有时候像好斗的公鸡。一次我偶在胡同里碰见她端着一只空碗去打醋，我们俩就说着话同走。忽有个小学生闯过，把她的碗撞落地下，砸了。林奶奶一把揪住那孩子破口大骂。我说：“孩子不是故意，碗砸了我赔你两只。”我又叫孩子向她道歉。她这才松了手气呼呼地跟我回家。我说：“干吗生这么大的气？”她说孩子们尽跟她捣乱。

那个孩子虽不是故意，林奶奶的话却是真的。也

许因为她穿得太破烂肮脏，像个叫化婆子。我猜想她年轻的时候相貌身材都不错呢。老来倒眉塌眼，有一副可怜相，可是笑起来还是和善可爱。她天天哈着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来，一年去，背渐渐地弯得不肯再直，不到六十已经驼背；身上虽瘦，肚皮却大。其实那是虚有其表。只要掀开她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噜是倒垂的裤腰。她系一条红裤带，六七寸高的裤腰有几层，有的往左歪，有的往右歪，有的往下倒。一重重的衣服都有小襟，小襟上都钉着口袋，一个、两个或三个：上一个，下一个，反面再一个，大小不等，颜色各别。衣袋深处装着她的家当：布票，粮票，油票，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钱。她分别放开，当然都有计较。我若给她些什么，得在她的袋口别上一二只大别针，或三只小的，才保住东西不外掉。

我曾问起她家的情况。林奶奶叙事全按古希腊悲剧的“从半中间起”；用的代名词很省，一个“他”字，同时代替男女老少不知多少人。我越听越糊涂，事情越问越复杂，只好“不求甚解”。比如她说：“我们穷人家嘛，没钱娶媳妇儿，他哥儿俩吧，就合那一个嫂子。”我不知是同时还是先后合娶一个嫂子——好像是先后。我也不知“哥儿俩”是谁的谁，反正不是她的丈夫，因为她只嫁过一个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她伺候婆婆好多年，听她口气，对婆婆很有情谊。她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她把儿子栽培到高中毕业。女儿呢，据

说是“他嫂子的，四岁没了妈，吃我的奶。”死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她另外还有嫂子，不知是否“哥儿俩”合娶的，她曾托那嫂子给我做过一双棉鞋。

林奶奶得意洋洋抱了那双棉鞋来送我，一再强调鞋是按着我脚寸特制的。我恍惚记起她曾哄我让她量过脚寸。可是那双棉鞋显然是男鞋的尺码。我谢了她，领了礼物，等她走了，就让给默存穿。想不到不但他穿不下，连阿圆都穿不下。我自己一试，恰恰一脚，真是按着我脚寸特制的呢！那位嫂子准也按着林奶奶的嘱咐，把棉花絮得厚厚的，比平常的棉鞋厚三五倍不止。簇新的白布包底，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比牛皮底还硬。我双脚穿上新鞋，就像猩猩穿上木屐，行动不得；稳重地站着，两脚和大象的脚一样肥硕。

林奶奶老家在郊区，她在城里做零工，活儿重些，工钱却多，而且她白天黑夜的干，身上穿的是破烂，吃的像猪食。她婆婆已经去世，儿女都已成家，多年省吃俭用，攒下钱在城里置了一所房子，花一二千块钱呢。恰逢“文化大革命”，林奶奶赶紧把房“献”了。她深悔置房子“千不该、万不该”，却倒眉倒眼地笑着用中间三个指头点着胸口说：“我成了地主资本家！我！我！”我说：“放心，房子早晚会还你，至少折了价还。”不过我问她：“你想吃瓦片儿吗？”她不答理，只说“您不懂”，她自有她的道理。

我干校回来，房管处已经把她置的那所房子拆掉，